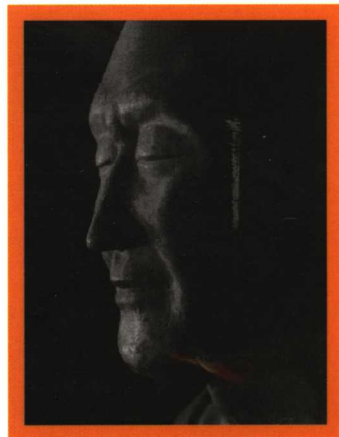


鉴真东渡

乐 敏 编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鉴 真 东 渡

乐 敏 编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真东渡 / 乐敏编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85-0804-1

I. 鉴...

II. 乐...

III. 中日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

IV. ① K203 ② K313.03

学术顾问: 姜义华

鉴真东渡

编 著 者: 乐 敏

责任编辑: 邓锦辉

编 辑: 高 磊 覃田甜

装帧设计: 田 林 李雁冰

制 作: 北京尚捷时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 100038)

承 印 者: 北京世艺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100册

书 号: ISBN 7-5085-0804-1/K · 721

定 价: 64.00元

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 均由乐敏提供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鉴真东渡	7
第一节	鉴真出家	7
第二节	应邀东渡	12
第三节	六次东渡	16
第四节	东瀛弘法	21
第五节	文化恩人	26
第二章	徐福渡海	31
第一节	古代中日之间的交通	31
第二节	史籍中的徐福渡海故事	32
第三节	归化人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	36
第三章	光武赐印	41
第一节	中日建交的佐证	41
第二节	弥生文化与秦汉文化	42
第三节	稻作文化与其他农业技术的东传	45
第四节	金属制造技术的东传	49
第四章	王仁传儒	51
第一节	儒家经典初传日本	51
第二节	早期日本儒学	53
第三节	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55
第五章	空海入唐	61
第一节	求法弘法	61
第二节	文化贡献	67
第三节	假名文字和日本的汉字文化	70

第四节	遣隋使与大化改新	72
第五节	唐代的中日关系	73
第六章	荣西取茶	79
第一节	荣西与《吃茶养生记》	79
第二节	入唐日僧与“弘仁茶风”的形成	81
第三节	宋元茶礼与日本“唐式茶会”	82
第四节	明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与日本抹茶道的形成	85
第五节	长崎“唐人坊”与日本煎茶道的形成	87
第七章	宋学传日	91
第一节	儒学成为禅宗的附庸	91
第二节	儒学向地方普及	94
第三节	儒学的全盛和日本化	99
第八章	雪舟访明	105
第一节	世界级的艺术大师——雪舟等杨	105
第二节	飞鸟时代前的日本美术	108
第三节	日本佛教美术	109
第四节	平安时代后的日本美术	111
第五节	江户时代的日本美术	114
第九章	西学东渐	117
第一节	开眼看世界	117
第二节	汉译西书传东瀛	121
第三节	“千岁丸”上海之行	127
第十章	问道扶桑	129
第一节	中日间文化关系的逆转	129
第二节	中国人对日本的新认识	130
第三节	中国留日学生的派遣	135
第四节	留日学生与中国出版、文学界	137
第五节	留日学生与中国革命	141

前 言

12年前，我带着一丝不安与茫然，独自飞赴东邻日本学习。两年后，我乘坐象征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鉴真”轮，踏着东海的波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两年的学习生活让我对日本文化及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长期以来，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滋养了日本文化，古代日本劳动人民则以高度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在自己的原有文化基础上，通过虚心向异文化学习，创造了新的文化。正如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所言：“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近代以来，日本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又转而以日本为师，加快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两国人民虚心地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谱写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友好篇章，同时又用智慧和宽容化解了一次次的矛盾和争执。

但是，近来的中日关系却出现了曲折发展的局面，使我深感不安。面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为长期以来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我，有责任唤起两国人民对历史长河中美好故事的回忆。我深信，中日两国人民必将世代友好下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如同秋天的红叶、春日的花蕾，让人回味、让人遐想，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但愿此书能为中日两国的未来、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作出一点贡献。

乐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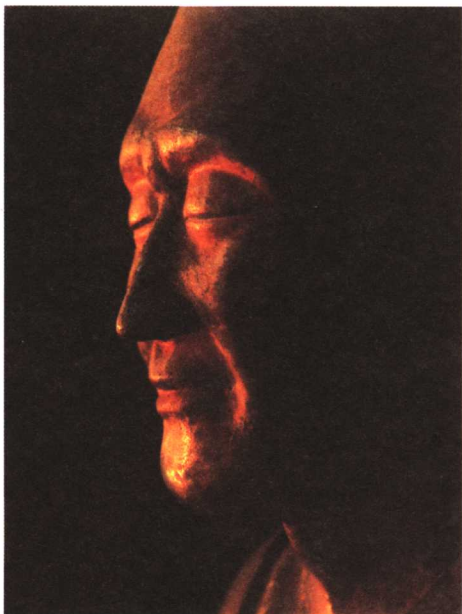
2005年金秋

第一章 鉴真东渡

第一节 鉴真出家

鉴真和尚俗姓淳于，于公元688年出生于扬州江阳县（今扬州市东郊）一个商人家中。唐代的扬州水运发达，商贾如织，富甲天下，是除长安、洛阳之外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由于自东晋后朝野崇佛成风，扬州的佛教也极为兴盛。鉴真的父亲以经商为生，但在思想上笃信佛教，曾受戒学禅，经常给儿子讲佛经故事、灌输佛教知识，对年幼的鉴真产生了极深的影响。他常随父亲到寺庙进香，与大云寺的住持智满法师也十分熟悉。寺院幽雅清静的环境，巍峨庄严的殿堂，温婉微笑的佛像，佛教徒乐善好施、功德无量的故事，都深深吸引着年幼的鉴真，令他心中逐渐萌发了要做一个积善积德、普度众生的大德和尚的心愿。

702年，鉴真14岁时，终于向父亲提出了出家为僧的愿望。父亲认为这样年岁的孩子要求出家，乃是有佛缘，便答应了他，并请求智满禅师收其为徒，大师亦欣然同意。依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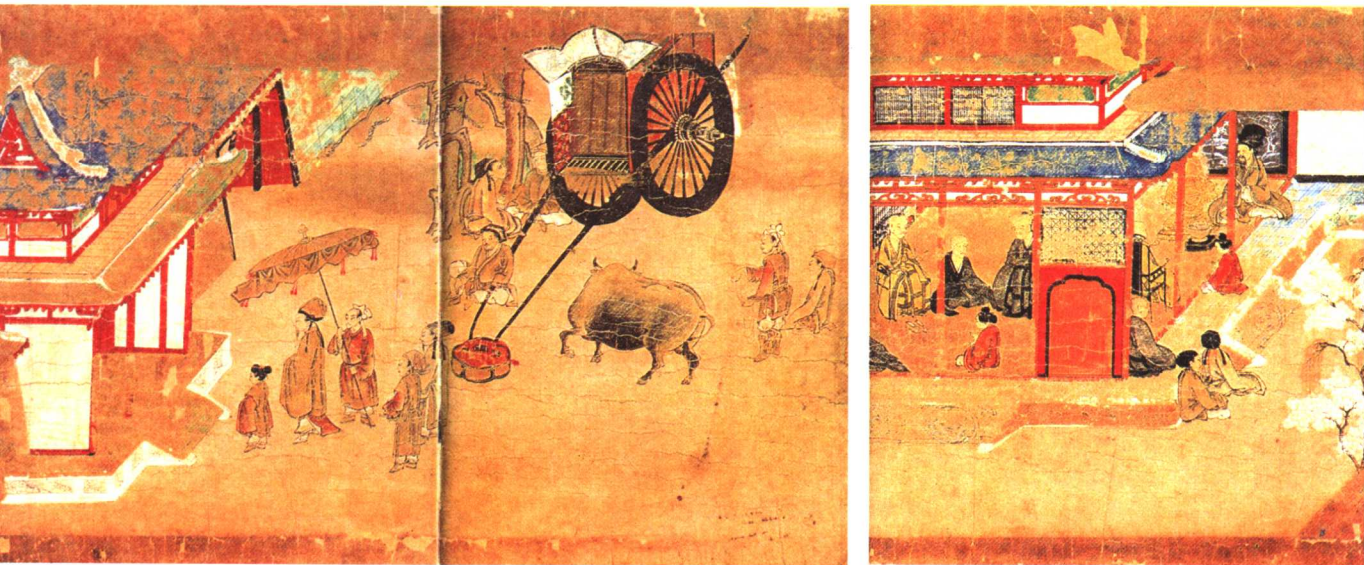


鉴真像。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藏，田建国供图。

佛门规矩，他先在寺院中当“行者”，不剃发，服劳役。鉴真在寺里刻苦勤劳，苦读经书，上上下下都喜欢他。等到官府度僧的日期一到，他便通过了考核，领到了度牒。很快寺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剃度仪式，取法名鉴真，授沙弥戒。依照当时的社会情况，进入佛门，接受受戒仪式和领取度牒都需要相当高的费用，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的。由此足见鉴真的家庭经济状况是相当不错的。

鉴真进入大云寺后就随智满禅师学习佛法。他潜心钻研佛学，修行十分用心，加上智满禅师的指导，进步很快。四年后，由道岸禅师授“菩萨戒”。道岸是当时江浙一带的高僧，是南山律宗的开山禅师。他本来常居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于神龙元年（705年）路经扬州，住宿在大云寺，得知鉴真学识渊博、德行高尚且年岁又轻，便乐意为他授菩萨戒。按照唐朝受戒制度，出家以后，剃须除发，先受沙弥戒，20岁以后，才能受比丘的律仪戒，取得僧侣资格。此后要经过苦心修炼，具足佛学知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方能受菩萨戒。鉴真刚满18岁时，道岸便给他授菩萨戒，这是破格的。名震海内的高僧

少年鉴真决意出家，随父亲到大云寺拜见智满禅师。《东征传》绘卷，真人元开绘。



为其授戒，鉴真的名声随之雀起，成为扬州一位颇受尊敬的名僧。一年之后，鉴真又由道岸禅师引荐，离开扬州大云寺，去洛阳、长安游学深造。

鉴真先在洛阳游学一年，于景龙元年（707年）春到达长安，寄住在实际寺，又经道岸介绍，拜高僧弘景为师。弘景既是律宗名僧，又是天台宗大师，与道岸都是被唐中宗召进朝廷担任授戒师的德高望重的大师。鉴真与弘景几番交谈，得益多多，弘景也感到鉴真精通律学，前途无量，便于景龙二年（708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实际寺给鉴真授了“具足戒”，当时的鉴真年方21岁。弘景为鉴真授戒时已是75岁高龄，鉴真成为他最后一个授戒的弟子。次年，他便告老归山，中宗皇帝亲自赋诗为他送行。

洛阳、长安两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传入也早于扬州。那里寺院林立，高僧荟萃，是扬州所望尘莫及的。鉴真游学两京，历访名寺高僧，潜心钻研经典，26岁回到扬州时已成为一位造诣极高的律学大师。

鉴真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天宝“盛世”，是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艺术空前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经过汉、晋、南北朝，也已达到成熟时期。鉴真本人就是一名建筑能手，在赴两京游学前已在扬州主持修建过龙兴寺和开元寺。当时洛阳和长安的名刹大寺数不胜数，庄严华丽，风格各异，直令王侯将相的宅邸也相



鉴真在大云寺剃度出家。《东征传》绘卷。

形见绌。这对求知心切的鉴真来说，也是极有吸引力的。

景龙二年（708年）的秋天，鉴真本已打算启程回扬州，去向恩师道岸辞别。道岸当时正忙于建造小雁塔，因知道鉴真精通建筑，便请其协助自己。在整个营造过程中，鉴真认真观察和学习，还亲自参加一些设计、施工、装饰工作，从而学到不少实际知识，后来成为佛殿寺塔建筑的高手。

佛家要救苦救难、接济贫病，是不能不懂医学的。佛教从印度传来的“五明学”中，便有一个“医方明”，是专门研究医理、研究方剂、研究药物学问的。长安也是名医云集的地方。鉴真在向弘景法师学习“五明医学药典”时，弘景将他带到皇宫“太医署”，见到了不少医林高手，得到不少秘传医方，包括极为稀见的《唐本草》。

鉴真在洛阳和长安游学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对东邻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隋唐时期，日本经常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中国访问、学习，其留唐学生总数的78%是僧侣。他们大多居留洛阳和长安，广泛结交，和中国僧侣切磋经典、探讨学问。鉴真在洛阳和长安钻研进修期间听到的有关中日之间佛教交流的传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鉴真曾听说，在很早以前，中国有一个名叫惠思的和尚，寂化后转生到了日本国，成为王子。王子笃信佛祖，大力推广佛教，普济众生，遂使佛法在日本日渐兴隆。他还听说，日本国有一位大臣叫长屋王，善汉诗，信佛教，曾制作袈裟一千件，每件绣有四句偈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他托人把袈裟带到唐朝，分赠给当时著名的中国僧侣。这些友好的传说和故事激起了青年鉴真的无限感慨，他感到日本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

回到扬州后，鉴真不但传教讲学，还先后修造寺庙80余所，并为许多寺院修造佛像、砌造宝塔，同时因为对医药也有很深的造诣，遂成为一名德高望重、名扬四方的高僧。他的弟子多达四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就有230多人。



鉴真第二次东渡准备出发。《东征传》绘卷。



向福州进发途中遇风雪。《东征传》绘卷。

第二节 应邀东渡

佛教自6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便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日本正处于氏族奴隶制崩溃前夕,豪强相争,战事不断,奴役加重,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社会混乱不堪。于是,圣德太子大力提倡佛教,借以提高皇权。大化改新后,出于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的政治需要,日本出现了一个吸收中国文化的更大的热潮,先后派出19次遣唐使前来中国。许多日本僧侣冒鲸波之险到中国来学习。

奈良时期,佛教被日本统治阶级推崇为国家的主要统治思想之一。天皇仿效中国建筑寺院营造大佛,希望佛教成为麻醉人民的精神工具,但现实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不少农民不堪剥削,纷纷出家,将寺院作为避难所。由于日本授戒师缺乏,难以举行正规的授戒仪式,许多并不信奉佛教的人为逃避课役便在佛前烧香秉烛,自誓受戒,很快便出现了放任自流、僧徒冒滥的混乱现象。另一方面,7世纪初叶,上层僧侣凭借着朝廷的威势为所欲为,有的甚至逐渐发展为不念佛经,不住寺院,专营私利,专养妻室。所有这些情况,使奈良朝廷颇为焦虑,曾用各种办法对寺院和僧侣进行整顿。684年,朝廷施行僧纲制,设立最高佛教行政机关,任命僧正、僧都、律师三级僧官,具体管理僧侣事务,包括整肃僧侣的风纪。720年,为防止农民剃度,宣布实行“僧尼公验”制,规定每一个僧侣都必须持有朝廷发给的凭证,不持凭证者为非法僧尼。但这些措施仍然无法制止农民的流亡和上层僧侣的腐化堕落。奈良朝廷逐渐认识到,仅仅提倡佛教、建寺造佛、颁发经疏、设置僧官,对缓和人民的反抗作用不大,更难以将僧侣纳入朝廷所需要的规范。必须以佛教本身的教理教规,从内部加以整肃,才能奏效。正在这时,唐朝佛教界推行戒律思想和授戒制度的情况通过遣唐使传到了日本。“戒律”是防止佛徒胡作非为的佛教戒规。律宗推行的授戒制度严格规定,每个僧侣要取得合法的地位,都必须接受名



日本遣唐使船准备启航归国。《东征传》绘卷。

师的授戒。举行授戒仪式时，须有十位名师在场，其中三位是授戒师，七位是临场的证人，即所谓“三师七证”。十位僧侣的名声越大、地位越高，也就表明受戒者的学问越深。奈良朝廷觉得，这种做法既可以控制僧侣人数的盲目增多，又可以抑止僧侣的违法行为，并借以提高僧侣的学问，更有效地为巩固王朝的统治服务。然而，日本当时没有精通律学的高僧，没有正规的授戒大师。于是元兴寺德高望重的隆尊法师向朝廷建议，派人到中国延请精通律学的高僧，邀请他们到日本来传播戒律。他向朝廷推荐了两名年轻有为的僧侣来完成这项使命，一位是荣睿，一位是普照，很快便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临行前，隆尊法师嘱咐两名青年僧侣入唐后必须潜心求学、聘请高僧，在十年后有遣唐使船再去中国时一同返回。

733年，荣睿和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船到达中国，往来于洛阳和长安之间，一边学习戒律，一边拜谒名僧，邀请他们东渡日本。期间，



鉴真抵达日本难波后受到欢迎。《东征传》绘卷。

他们成功地邀请了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律师，与道璿同去的还有来中国的林邑国僧佛彻、印度僧婆罗门菩提。道璿律师对日本律学的普及，天台宗、华严宗的兴盛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到日本后成为京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但是，由于其德望不够，没有能够登坛授戒，因此还没有打开整顿戒律的局面，日本佛教界的混乱状况也没有多大改观，所以还必须再聘请一位精通律学的大德高僧去日本。荣睿、普照也曾拜访过长安的几位颇孚众望的律学大师，向他们吐露过想请他们去日本弘扬佛法的愿望，但没有一人愿冒生死，远渡重洋。

时间飞逝，一转眼十年之期就要到了，已经传来了第十次遣唐使团就要来华的消息，而邀请高僧赴日之事仍无着落，荣睿、普照焦急万分。正在此时，与他们交往甚密的大安国寺僧人道航刚刚游学归来，闻讯后向他们推荐了自己的师父鉴真大师，荣睿和普照当即决定前往扬州拜见。按照唐朝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政府批准均不得私自出国。经过再三考虑，道航通过供养自己为家僧的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弟弟李林宗，办了一张从扬州出发、经海路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的证件，



日本官员纷纷前往东大寺礼拜。《东征传》绘卷。

计划出海后如遇顺风，马上直航日本；若风向不顺，则先前往天台山，然后再作商议。至于航海船只问题，李林宗写了一份公文给他的侄儿扬州仓曹李凑，让其帮助打造船只、筹办海粮。一切就绪后，道航、荣睿、普照，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以及想一同前往日本的长安和尚澄

观、洛阳和尚德清等人便南下扬州。

他们在大明寺拜见了鉴真大师后，介绍了日本佛教界的混乱状况，并表明了邀请名僧东渡弘法、整顿戒律的心愿。鉴真当即答应帮助物色东渡人选。

第二天早晨，鉴真将大明寺、龙兴寺、禅智寺、既济寺的30多名弟子召来，询问他们之中有谁愿意前往日本当传戒师。鉴真问毕，室内鸦雀无声，众弟子面面相觑，久不回答。沉默了好一会儿，弟子祥彦打破了寂静：“日本国大海相隔，路途太远，沧海淼漫，凶吉难测，倘遭厄难，岂不了结此生？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而况我们这些人进修未备，道果未克，因此之故，大家缄默不答。”其他弟子也纷纷附和。听了这些话，鉴真坚决地说：“为传佛法，何惜身命！你们不去，我去！”年过半百的鉴真大师毅然要亲自渡海，使30多个弟子一个个倍感羞愧。祥彦随即说：“师父若去，祥彦也去。”接着，道航、道兴、思托等21人也同声表示愿意陪师父远涉重洋，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唐招提寺建成后日本各地僧俗纷纷前来请益。《东征传》绘卷。

第三节 六次东渡

决心既定，鉴真、荣睿、普照、道航等人经过商议，约定分头准备远行的用具、食品等。他们请扬州仓曹李凑出面帮助打造船只，在鱼米之乡的扬州筹办海粮也不是一件难事，只是为防官府怀疑，对外都称粮食是送往天台山国清寺的。正在一切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来，在商议东渡人选时，祥彦、道航和思托均认为高丽僧如海乃不学无术、行为不端之人，且为人狡诈，决不能让其参加东渡。不料此言正好被如海听到，他不禁怒火中烧，于是跑到扬州官府，向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告发说：“有一个名叫道航的僧侣，他与海贼勾结，正在城内造船备粮。他们分别藏于既济寺、开元寺、大明寺内。与他们联系的五百海贼，也将潜入扬州城里。”当时的中国沿海盗贼蜂起，活动猖獗，朝廷早有诏书，要各地对海盗严加防范。因此班景倩听闻，不敢大意，立即吩咐衙役先将如海关进狱中，再行审讯，听候发落，同时又急派人马到东河口和有关寺院搜查，果然在东河口找到了新造的船只，又在大明寺、既济寺找到了大批粮食和物资。班景倩闻报大怒，派出衙役将所有僧人捉拿归案，严加审讯。幸好有李林宗的公文为证，